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十四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莫瞻菴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陳木

謄錄監生<sub>臣</sub>聶汝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四

谷風之什

變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頽傳云頽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扶而成風薄指頽風相扶指谷風也頽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

吳江陳啟源撰

甚明嚴氏譏其以焱釋頽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

焱從下而上頽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焱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頽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頽是下墜之名故為此解然以字義考之頽從禿聲禿貌又暴風也墮從阜聲聲下墜也

說文玉篇諸書並同

俗通作頽是二頽

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隕釋暴風之類矣毛傳風薄相  
扶薄當為迫義谷風頽風皆欲上引相迫則其升愈  
速喻朋友相規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頽風相  
扶指谷風特通毛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  
曰風之銳而上者為焱風之旋而上者為頽莊子曰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即頽是  
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火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  
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

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證景純之誤

蓼莪

莪蒿蔚分之各一草合之皆蒿屬

辨詳  
總詁

蓼莪詩意主於

分言則各一草矣在爾雅莪則莪蘿也蒿則蒿藋

去月切

也蔚則牡蒿也埤雅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形稍異

矣然初無美惡之分朱傳云莪美菜蒿賤草未知何據

嚴緝據爾雅繁之醜秋為蒿及彼注疏蘇蕭莪蔚之類

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為  
義始生香美可食至秋老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  
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其取義優矣但次  
章伊蔚終屬難通不如古注之當

視義為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憂思之極精神憤亂之所  
致也箋疏此解較為平正東萊謂義蒿不能報天地之  
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亦可通但  
匪伊二字為虛設耳

大東

毛以首章為興故述傳者言以待客之禮喻天子施恩之厚歐蘇釋此謂先王之世侯國富足呂記嚴緝皆從之此賦而非興矣集傳亦云興而絕無發明惟直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間各加一則字豈所謂全不取義者乎然蓋有殮鼎有七谷一事砥言平矢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殮則有七如砥則如矢是何理哉殮七恩施之厚也砥矢貢賦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



當總目此而言鄭箋分殄七為所履砥矢為所視迂矣  
首章為全篇綱領下章所譏皆反此為義而五章以下  
取譬不一則專刺曠官良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  
於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幽王之時祖父七子  
尹氏號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殫民  
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又何  
所視乎詩人所以顧之而潸然也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此解甚自然蘇呂皆從之今以為東方  
小大之國失之矣

浸彼穫薪毛訓穫為艾則字宜從禾鄭云穫落木名則  
字宜從木穫落爾雅釋木文陸氏草木疏云今榔榆也  
其葉如榆從鄭說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為後儒所譏然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改  
舟為周裘為求則非無見也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  
形亦相似况古衣裘字元作求象形其從衣後人所加

自此傳寫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  
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  
穴氏之職疏引裳華序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二語證  
之正相合

爾雅釋訓皐皐瑁瑁

韜同

刺素食也夫以瑞玉為佩

傳云璫瑞

也

則居官者也而不以其才之長故曰素食箋疏用雅

意釋詩本無誤後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十七章取興星漢詞意反覆鄭以喻王朝官

司虛列而無實用正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尾古之君子法先王之道賦役平均今之在位者反之故為曠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為望天恤已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於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反報成章疏申之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織女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無成也義盡俗儘通矣集傳改為報我之章未見其勝且人何德於星而

望其報我邪

服雖從月旁然製字之義會意在車

說文服字注云車右騎所以舟旋

其以車得名者亦有二四馬外二為驂內二為服一也詩兩服上襄兩服齊首是也兩較謂之牝服二也詩不以服箱是也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矣丘氏謂服箱猶駕車而朱傳從之恐不如毛義之當啟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為一星毛傳云日旦出則明星為啟明日既入則明星為長庚韓詩云太白晨

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史記索隱引此詩

廣雅云太

白謂之長庚曹憲注謂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孔疏為兩歧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最無理者則鄭樵分為金水二星而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則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傳皆指為金星與毛傳合最得之又案說文

启從石從口開也啟從支启聲教也明星義取於開依  
字當作启

畢有掩兔之畢傳取焉有祭器之畢箋取焉疏兼存二  
說又引孫毓語謂祭器之畢取象於畢星而掩兔之畢  
又取象於祭器而施罔焉蓋右鄭也今世則專宗毛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蓋因孔疏有箕斗並在  
南方箕南而斗北之語也案南斗與箕皆以初秋昏見  
於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耳其為南北之分雖有之然

亦微矣况上章言東西原以在人之東西言則此章維南維北自當與之同意何偏以二星相較而分南北乎源謂以北斗當之為允

四月

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謂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為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為



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  
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  
攝者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間而以為刺孔又自  
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  
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疏言序傳不及征  
役則誠然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  
非也文王之出師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  
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人必有不

能堪命者豈論時之久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為怨則秋  
冬兩祭俱廢其為當怨不言可知詩語互文相備往往  
有之矣序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恒據目覩為言  
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  
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於棐欲  
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取征役踰時思歸祭祀不  
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漢唐宋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  
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夫以己身遇亂之故至詈先祖  
為匪人雖村夫傭豎不忍出諸口安有詩人之溫柔敦  
厚而作是語哉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既指為悖慢之  
言而復曲為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為比不知匪人二  
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  
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  
乎師尹為政不平又為不和順之行又昊天不平箋亦

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巧言篇昊天已威昊天大懣  
箋亦云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皆昊天二字讀斷  
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  
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  
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宋儒釋經  
但求詞氣平直其以匪人屬先祖宜也鄭氏知解昊天  
為呼天不知解先祖為呼祖豈天不可詈而祖獨可詈  
乎又此特依鄭義為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為

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腓字三見詩采薇生民二詩傳訓為避四月詩傳訓為病今案三詩之腓義訓既殊字形亦異訓避之腓與脆

通前於采薇詳之矣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痲文選

謝朓九日

詩

注李云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語作痲不作腓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又案腓脆痲三字皆可訓為避但論其本義

則腓是足肚臑是臬寔痲是病

說文云風病

各不同詩三腓

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為殘賊毛傳云廢怏也

音哲

以大為怏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釋文怏本又作大

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廢訓為大與鄭本不同則怏

為大之誤信矣又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

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疏怏訓攢

慣俗

習箋語並無攢

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為殘賊也是康成箋詩時

元據傳中大字為說耳鄭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為異殊不可解

北山

華谷辨詩有二杞以小雅之四牡杖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皆枸杞然惟四牡四月毛訓枸櫞杖杜北山無傳杖杜箋云杞非常菜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以此二杞為枸杞未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作羹茹安得云非常菜不可食乎

北山詩旅力方剛毛鄭旅訓衆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衆李氏疑此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為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傅毅傳注為證訓旅力為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為陳然陳力方剛則不成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云旅與脅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脅乃腫骨人之背腫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脅取義既疏又古脅作呂象形



篆文始作𦣻從囙從放放本五百人之名從𠂔音從𠂔  
从俱也故為衆放𦣻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謂放通𦣻  
人之一身以腫骨為主故曰𦣻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  
非典也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首二或燕與  
瘁反也次二或息與行反也又次二或逸與勞反也又  
次二或舒遲與促遽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畏咎反也  
終二或間暇與冗煩反也其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

之為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  
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為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  
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指同也其釋鞅為負  
荷掌為奉持正促遽之寔促據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  
孔云意異殆未然

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立身事外任事者置身事內  
此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為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

風猶放也則應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異如鄭意風乃風逆之風與上出入為類如陸意風乃風刺之風與下議為類風刺義較優矣

###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序以為大夫悔將小人此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亦同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為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朱子說詩每執詩詞為準此篇詩詞何

嘗有行役意乎大車牛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乘也況是興非賦也

不出于類集傳曰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

能出也案說文耿耳著頰也從耳珪

口迥反

省聲頰火光

也從火頰聲玉篇頰火光也或作耿並無小明之訓錢

氏詩話始初為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重文為

貌狀之詞猶可通施於此詩則當云不出于小明成何

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此與冥冥

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為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案此說非是觀書金縢言公為詩名之曰鴟鴞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國語言衛武

公作懿戒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康成云

關雎序箋

三百一

十篇並是作者自為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為記別也然則小之為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為別於大雅萬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

以小明所比比於上二篇為小故取名於小此與日小  
其明之說俱迂曲難從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疏推其指  
以為鳴鳩鸛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  
高飛鸛斯小鳥而甚樂歎宜白之不如意較平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記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輿又此兩章皆云歲  
聿云莫述毛者皆以二月為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即指  
始行方除方輿即是二月鄭以二月為始行與毛同而

釋方除方輿為四月釋昔我往矣為初到芑野則與毛  
異也合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為除陳生新二  
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唐風日月其除自指歲莫不  
指二月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煥述毛也未必得毛  
指矣不知鄭讀除為余引爾雅四月為余除余字異音  
同且與下章方輿相應也孔疏曰洪範曰煥曰寒寒為  
冬則煥為夏得之矣然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芑野則  
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時訓往為



到不太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  
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  
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得歸而  
作詩之時也方除方輿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  
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  
即方除方輿寒即二月初吉也歲聿云莫與蟋蟀歲聿  
云莫全彼疏以為九月

聿訓遂遂者自始向末之詞歲  
莫在十月九月寔未莫故曰遂

莫言自此  
而向莫也

是巳九月暑退而寒來亦追憶其時也二月

為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爾雅冬為上天而丑月於夏時為冬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起興耳既以上天起興因述所至之地紀所值之時而總記其離家之日以起下文憂畏之意首章次第如此二三章又追數始行之期見離家之久不過即首章意曲暢之耳然則首章我征徂西至於旻野自言西征而至旻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是當二月朔而追計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云二月朔始行誤矣二三章

昔我往矣是言始行鄭又誤以為往至荒野後儒多取  
毛而舍鄭然但知鄭訓我往之誤不知其二月始行之  
誤故皆以方除方輿為二月而不顧義之難通也或執  
詩無周正語二月是卯月夫以夏正言之必丑月方歲  
暮聿莫為遂莫月當建子水壯地坼之時安得有蕭可  
采菽可獲哉

鼓鐘

毛鄭釋鼓鐘篇皆以為幽王作樂於淮上歐陽欽史無

幽王東巡事逸齋辨之以為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幸存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詩緝亦言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斯皆篤論胡一桂謂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為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於淮上吁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幸之事胡氏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起居注乎不然何由保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徐夷之在周特叛服不常非終不為臣也

成王時淮夷徐戎並興伯禽伐而平之矣

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

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年周公定奄及淮夷

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

征未嘗不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疆理至於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鼓鐘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潛潛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潛潛猶湯湯三洲淮上地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返也蘇氏曰湯湯水盛也潛潛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見

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與毛意異集傳解潛潛與三洲皆  
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殊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巧  
可喜然釋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  
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廬若水落而後見直是出沒水  
中沮洳之場耳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謂之洲乎懷允不  
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  
三章不猶皆指淑人君子言箋疏本無誤也集傳用王  
氏說以為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自謂與下

二章文義不倫矣况思者止是懷貞經文允字不已贅乎又案懷之為義取多思也和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於詩傳箋各隨文釋之宋儒必欲槩以思之一義故徃徃不得詩旨

鄭樵據儀禮作三次以解鼓鐘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此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

者也吁鄭之附會一至此乎真詩禮中舞文手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文耳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為詳其見於鄉射大射者則已略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共十三及新宮肆夏陔勺等數詩外餘不槩見至文王清廟振羽九夏湛露彤弓諸詩所用稍見於周禮禮記左傳而儀禮弗載焉蓋具於亡篇而今不可考矣鄭欲執此二篇之文盡周家秦樂之



制可乎哉鼓鐘所引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為朝聘燕饗  
雖未可知要亦非鄉飲酒與侯國之燕也其所用之樂  
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也區區以二篇之文傳會而  
為之說陋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辨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為一器鄭以笙與磬為二

器案傳訓笙磬為東方之樂明是阼階之笙磬

見大射禮則

笙乃磬名信為一器矣至箋之分為二器未見其然也  
箋不解笙磬意必同毛其釋同音云謂堂上堂下八音

克諧亦與傳四縣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箋言八音故分笙磬為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音以當八音之半耳然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以箏不偕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箏者羽舞之箏毛傳義允矣鄭以雅為萬舞與箏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

猶十五國之國也自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於六義况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為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

集二十九年

杜氏以為文王之

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

毛同文選

東都賦

注劉涓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

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被無所不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矣又後漢陳禪傳

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箏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即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矣

又有辨  
詳總註

集傳僭叶七

心反案釋文僭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洗重音也與琴音二字韻同本不必用叶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  
鴦魚藻采芣都人士黍苗瓠葉凡十一篇徐皆以為思  
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茨四篇思成王魚藻思武王黍苗  
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勅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  
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矣其詩序稱古王不知何屬  
要以三王而外有道之主僅有康王詩人所指當不外  
此惟黍苗則兼思其臣都人士瓠葉又思及其民

楚茨以下十篇朱子辨說謂其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

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為傷今思古不應  
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似矣然詩人寓意深遠  
固有不可泥其詞者采薇出車杕杜多嗟怨之詞行露  
標梅野有死麕少和平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  
乎安在楚茨十篇不可為刺也又人當衰亂之時道太  
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時  
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茨諸篇所言  
祭典之肅農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報功恤

賢之厚仁民愛物之恩詞煩而不殺感歎無聊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思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斑爾乃訝其多乎

朱子又云楚茨詩精深宏博何得為變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分於時之治亂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千諸詩其精深宏博不減於楚茨何以皆列於變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為經一也安得粗淺儉陋之詩而以為經哉

采齊肆夏先鄭註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為逸詩  
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為楚薺之薺蓋謂齊  
音當讀如茨耳

孔疏云音同耳其義則異

非謂采齊即楚茨詩也大

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  
何闇於文義至此

詩緝言詩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是酸枣楚茨以棘  
配茨青蠅以棘為樊必非酸枣當是爾雅之棗刺棠棣  
刺注云草刺鍼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



謂之棘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合此二文  
策刺信有棘名矣又方言注云楚詞曰曾枝剌棘亦通  
語耳橘頌意本謂橘枝有刺若棘而景純引之止見凡  
草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草木刺  
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  
保二字為鬼神稱號也朱傳既以毛訓保為安又云神  
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

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目神豈真降  
其身邪朱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  
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  
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誤尤甚尸至尊將祭  
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常職豈可合為一乎周禮有司  
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敢與祝史比肩况  
尸乎又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  
貌思得賢好之巫與神保相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

不用為巫號

毛訓肆為陳將為齊

音劑

謂既殺而縣肉於架分齊其所

當用此未熟時也鄭讀肆為剔言剔其骨體於俎將以奉而進之此既熟時也義各相屬不可互易朱傳肆從毛將從鄭於事為不次矣

為俎孔碩鄭解為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為是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然鄭以碩為肥碩亦通案俎之為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燔

余庶切

之俎又有斲

其斲

音 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名從大之俎  
鄭解肆將為肆骨體而進之則薦熟之俎已具上章此  
章之俎謂之從獻與燔炙合為一事亦有理也

我孔燠矣毛以燠為敬與爾雅同此古義也呂記從說文訓  
乾此乃燠字常訓與詩意遠矣集傳訓竭蓋欲彊通乾義  
於詩也夫敬而不愆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筋力既竭  
見盡禮之難哉嚴氏引王風燠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  
語以證竭義尤費力

既匡之匡箋訓為筐蓋筐乃匡之或體鄭非改字也匡

本訓飯器從亠

音方受物之器

室

音皇

聲今作匡隸省也

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私燕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戴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之據少牢嘏詞遂判此詩為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

詩不應列小雅夫小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送尸鼓與鐘二器也疏云鳴鐘鼓以送尸而已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鐘鼓偕作仍以鐘為主故謂之金奏而掌以鐘師此王禮也集傳以為公卿奉祭而後又引鐘師文以釋送尸自相違戾名物疏駁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

山序有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  
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誦者  
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初時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  
尚有未遍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  
始號大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  
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  
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

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案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成二年

杜氏注云布植之物各以土宜與

此傳疏同義繇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為大界理為溝塗劉氏以疆為徑畛塗道路理為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若論字訓則考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語劉氏較勝焉





毛詩稽古編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五

吳江陳啟源撰

甫田之什

變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序謂甫田序用自古有年立說大田序用寡婦之利立說瞻彼洛矣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裳裳者華序用似之二字立說桑扈序用彼交匪傲

立說總謂其傳會詩語以欺後世也然小序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傳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立說哉且序語不類詩者朱子既以詩無此意置而弗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立說之疑亦太苛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為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為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案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䟽以信

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立說乎

甫田詩毛鄭異解後儒又於毛鄭外立說紛紛雖亦短長互見俱不及古注之優如今適南畝以為王之觀稼攘其左右以為饋饁之物者子由之說也承我髦士以為進髦士而勞之兩農夫之慶以為賴農夫之福而豐年者紫陽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詩人立言當有次第首章言太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詳次章又備言報

祈之禮至三章始及省耕勸農之事耳今適南畝即解  
為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復乎適畝不指王  
則烝髦亦非勸勞矣賴農夫之福而有年歸美於王誠  
為厚意然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  
有慶一人賴之也惟攘取饋物見上下之相親摹寫  
情事雖微嫌其纖曲而較王述易鄭傳之解差為自然源  
謂首章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之其攘嘗二語  
取其近義可爾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

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勝耳

毛云十千言多也王肅孫疏皆從之其

以甫為大夫以取陳為賒貫

世射二音

以介為舍皆彊立異

也甫父雖同義然以大夫為田名則太迂不如傳謂天

下田即大田之義也齊甫田雅甫草傳皆訓大實甫

之恒訓矣補助固有常典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

於賒貫不如傳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陳別其老壯示

孝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亦指少壯言老者不任耕作

之勞故專因壯者為農夫耳至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

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止為定言治道所  
大功所定止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  
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韓詩外傳曰漢書食貨志論井田之法皆以為八家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八家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  
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  
均之說樂緯皆以為然而甫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  
其失謂二十畝為廬舍則八家別有私田二畝半何得



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為同  
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稅一國中用貢法  
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率為什一故謂之徹班固取  
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指諸儒皆襲其謬鄭氏匠人注並  
無此說俗以鄭意因於諸儒又失鄭指源案孔氏此言  
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耳野外  
之廬以便田事七月亟其乘屋信南山中田有廬及此  
詩鄭箋解攸介為廬舍皆稽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焉

給之同養者就公田百畝統言之耳分治共治俱可言  
同不必八家聚於一處也况共治則推諉易生分治斯  
勤惰可考若論立法之無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  
通率為什一於義尤疏九而取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  
懸既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為郊郊以內所謂  
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者四耳王畿千里為  
方百里者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  
而稅一通率之安得為什一乎禮記正義亦孔氏所定

也其釋王制公田藉而不稅仍約孟子樂緯之書以為  
公家共治八百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為井竈廬舍意與  
漢志同蓋亦不能守其一說也

甫田四章所言外典凡五社也方也農夫之慶則蜡與  
臘也御田祖則始耕之祭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俱方祭  
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方  
在仲秋蜡臘在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臘行  
之則獨為祈祭此章先言報後言祈合兩年之事相為

首尾其猶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霖霖與生民以興嗣  
歲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也案田祖一神而  
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  
特牲謂之先嗇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非此詩  
之田畯即

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乃二神矣至  
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鄭云今之嗇夫噫  
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石曰

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謬矣古今以來為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是神農於田神為最尊安得田大夫即其前身乎

朱子疑楚茨四篇為幽雅因甫田次章擊鼓以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然此四詩言祭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專樂田祖哉所述樂器名有鼓鐘琴瑟之類不言土鼓也况與公卿奉祭之說又自相戾矣

以穀我士女毛以穀為善鄭以穀為養鄭義允矣穀士

女文承稷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下章烝我髦士善義已具不必復出也集傳兼二義而主於養得之

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其為耕耘耨穫時未可定也集傳以為來饁耘者則確指耘時矣豈據下文禾易長畝語邪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為耘所致然易長之下復言善有成善而大有乃秀寔義不又似穫時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與梁謂

梁能容車渡則必高廣故以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為  
即小戎之梁輶豈別有據邪然梁為車上句衡其高廣  
能幾何舍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  
美之指矣

###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  
求之以命於民故隨土之高下肥瘠皆可以藝殖而地  
無遺利大田詩首言既種正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

出五種證之疏又引月令孟春善相其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種稂草人物地相宜之文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任民自為之彼老農雖精於其業然見聞不越鄉里豈能徧歷天下訪求百穀之稼而樹之乎周官職方氏言荆揚二州宜稻要止約略其大槩耳其間地固有高卑者自應雜樹他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以為食一值旱暵高鄉輒告饑此宜有變通之法也源謂今北土所謂小米黍子



即古之黍稷梁秫也當各取其種試其與南土相宜者  
凡山源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為常其下田仍以藝稻則  
堯堉可化為菑畲而水旱皆無患矣是在士大夫及豪  
富有力者倡率之以為民先耳

曾孫是若傳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於義允矣蘓氏改為順王所欲殊無意味然諸家多從  
其說

方阜堅好比皆指穀實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

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為極畝鄭以為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為生房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耳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

毛云實未堅曰阜

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盛陽也孔氏申之以為

四者盛陽氣贏則生消乏則付於所生之本盖明君為政蟲蝗不生詩人歸功於田祖之神言若為我驅除之云爾後人緣此立焚蝗之法謂之善於斷章則可若用為正解則秉畀者乃人也非田祖也與詩語戾矣集傳以為古之遺法如此殆不其然

詩中祁祁凡六見采芣訓舒遲七月出車玄鳥皆訓衆多韓奕訓徐靚大田訓徐諸訓惟衆多稍遠餘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辨之詳矣案露露言其小祁祁言其徐

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  
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藝多黍稷梁秫雨宜小  
耳若荆揚惟恃稻為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  
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槩論也

此有不斂穧疏云定本集注穧作積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不斂穧亦音穧則同一集注也孔以為穧作積董以  
為穧作筥夫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  
孔之真也

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  
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立說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  
之誤矣案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時迎氣  
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祊  
乃仲秋而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四方一  
時俱祭也若隨所至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  
無此理

田家饋饁乃其常事非以夸示觀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

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獲者然則曾孫不來農  
竟終日不食邪且獲者即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獲而  
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為饁獲豈以下文方祀乃仲秋事  
乎較之甫田之饁耘尤有據矣

集傳以山有樞為答蟋蟀以破斧為答東山以大田為  
答甫田以裳裳者華為答瞻彼洛矣以鴛鴦為答桑扈  
以采芣為答魚藻以既醉為答行葦以假樂為答鳬鷖  
何周室君臣上下唱酬之盛也至楚茨等十篇朱子以

為如出一手則甫田已下六詩乃一人所作又分為一  
贈一答是自相矛盾矣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

詳見吉日

此洛

水即禹貢之漆沮而瞻彼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  
目前為言幽王變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起興  
矣故毛云宗周浸漑水鄭亦以水之灌溉為明王德澤  
之喻也王氏以為東都之洛非是

韜本作韜左從屯

音弗韜乃其或體

韜與韜皆祭服而異制

矣大夫以上服韜士無韜而有韜制如楹缺四角其

色韜

見說文

謂之韜韜其非祭則通服韜然則韜者士

及大夫以上所同韜韜者士所獨也以配爵弁見於

士冠禮故韜韜有韜鄭訓為諸侯世子未爵命之

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韜弁服及左傳韜韜跗注

之文而改訓為戎服恐不然案周禮司服凡兵

事韜弁服鄭云以韜韜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韜韜



為鞞也左傳附注或作不注不讀為幅注訓為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袴而屬於附皆非鞞也安得以衣弁用鞞韋而牽合鞞鞬為一事哉又爵弁韋弁陳氏禮書疑為一物元無確據况爵色微黑而鞞色淺赤兵事之韋弁必非鞞鞬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鞞鞬之稱惟士得專之耳豈槩為戎服之名哉

鞞琫有珌毛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鞞

琫容刀毛云下曰鞞上曰琫疏申毛以為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上則有飾可名

疏引公劉傳琫上飾鞞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偶誤

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

不得已而為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琕琕即鞞字

鞞正是下飾今案之殆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

室室謂之鞞

琕同

鞞之飾也說文曰鞞刀鞘也廣雅

云鞞

折製二音

刀削也義皆同疏並無以鞞為下飾者况

鞞為下飾則琕又為何物邪瞻彼洛矣傳以琫琕對言

故言上飾下飾公劉則以鞞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  
言飾非飾也而琫在其上則鞞為下矣古文簡質詞不  
達意未嘗相矛盾也孔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彊為之  
詞也釋名下末之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  
可乎又此詩釋文云鞞字或作琕馮欲合鞞琕為一字  
蓋據此也然說文無鞞字玉篇有之以為即琕字云蒲  
蠲蒲實二切書作蠲是與琕同不與琕同也又案杜注  
左傳以鞞為上飾琕為下飾而玉篇同其說先儒已譏

之矣小爾雅宋咸注以珌為上飾琫為下飾玉篇廣韻亦以珌為上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當以此詩傳疏為正

裳裳者華

觀巧言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讒諂盈庭矣  
勲賢之裔因此失其祿位有裳裳者華之刺焉前三章  
皆援古以規今也勲賢之家子孫相繼而崇顯上之固  
有譽有慶下之亦駟馬乘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  
讒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慶譽轉為憂畏乘駟降為

徒步矣故末章盛稱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享其祿不應見絕也序所云讒諂者其號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即常字信矣然董氏謂此華即常棣則謬甚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並無言常棣華黃者集傳既從毛訓裳裳為堂堂復引董氏語何弗深考與嚴緝訓裳裳為如衣裳之穠厚亦牽合而無理且引說文訓何彼穠矣為衣厚以自證又甚不倫衣厚

自訓穠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為厚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相似語同而情異矣彼為  
躬逢此為追憶也說詩者所以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  
集傳以蓼蕭為天子燕諸侯以裳裳者華為天子美諸  
侯殆徒以其詞也夫

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德子孫宜嗣其祿位以似  
為嗣詩之恒訓耳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  
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

之可云在內乎且所謂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長幼得明其序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於是乎成風俗於是乎美中國以寧四夷以服天命祐之萬邦賴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皆也

毛云

不然鶯然之桑

扈猶有文章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戢難君上之有  
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匪教臣下之有禮文者也幽王  
之朝動無禮文則放恣驕僻無所不為將何以示軌物  
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言見孔疏足稱閎議聊為衍  
暢其說鄭以胥為有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為語詞尤無  
義趣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  
集傳曰無事於求福福反求之纖甚矣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實義為興此又一興體也交萬物有道  
不僅在鴛鴦之畢羅自奉養有節不止於乘馬之摧秣  
舉一以槩其餘故傳以為興而箋復廣其義要之祭魚  
獸而後田漁齊三舉而恒日減亦僅道其略耳明王惠  
愛撙節之政固未易更僕數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疏云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  
雄者而言耳案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說本

此集傳引張子語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果爾則爾雅之言忘矣張豈得於目驗邪然古今物性多有變遷目驗之事正難以釋古經也

乘馬在廐乘字毛無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讀如字云王所乘之馬疏申其意以為王所乘是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

無事則摧摧易也  
有事則秣秣粟也

正見其節用二說較論

之鄭義為長

類弁

朱子辨說譏類弁序曰序見詩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耆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斯言似矣然執此語而欲斷類弁為燕樂非刺時非確證也車鄰山有樞原非燕樂之詩以蟋蟀為歲晚燕飲而山有樞答之者朱子之說也以已說證已說何自信之堅與樂府之短歌行來日大難等篇乃文人寓興

之筆非真歌以侑酒亦非席間相贈答也若栢梁聯句之時鄴下公燕之作應吉甫華林之咏顏延年曲水之篇則無此語矣案詩中燕樂語有即其實而道之者飲酒之飲飲此滑矣不醉無歸是也有願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必知其意方可讀其詞此所以不可無序也

毛以皮弁在首興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為興蓋天子

燕同姓則皮弁服故舉以發端言王服是皮弁夫何為  
乎宜以燕也而今弗為鄭解優矣夫皮弁燕服也旨酒  
嘉肴燕具也兄弟當與燕之人也兄弟與王休戚相關  
如薦蘿之託於松柏皆欲王之明不欲王之暗故未見  
則恐其危亡而憂既見則冀其開悟而樂其思與王燕  
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爾然則此意上六句當各二句  
自為偶豈伊異人特起下句於上無所承也集傳之釋  
此乃云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則

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非他也玩其文勢以實維伊何承頴弁豈伊異人承酒肴各增一乎字使其句法相應令呼起兄弟匪他斯舛於義矣服弁者王也有酒肴者者又王也何得歸之兄弟乎又集傳本以此三章為賦而比輔廣劉瑾改為賦而興又比因伊何與豈伊兩相應興體也此未必朱意然集傳二乎實詒之誤

薦與鳥俱都了反說文玉篇皆同正韻泥了反不知何本今吳下土語尚存古音而學士反失之薦廣韻作鵲

爾雅以女蘿兔絲為一物類矣又以兔絲松蘿為一物  
兔絲之別名又曰唐又曰蒙曰王女蓋一草而六名也  
草木疏辨松蘿非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  
率宗之而為說其言甚明快矣然草木之異物而同名  
者多有況古今異語方俗殊稱可勝詰乎女蘿之名可  
施於兔絲亦可施於他草不必執此以槩彼也陸以目  
驗而疑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於兔絲附女蘿既  
見陸疏之言又謂古今方俗名草不同斯語得之

寔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  
朱傳從鄭解而期無音反殊為疏也

車牽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牽為燕樂其新  
昏殆未講於斯禮乎呂記遵序得之

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

昭二十五年

以牽為轄意二

字其通用乎案牽轄並見說文牽入舛部云車  
軸端鍵也兩穿相背從舛舄省聲舄古文楔字



轄入車部云車聲也從車害聲一曰轄鍵也然則  
牽止為鍵轄既為車聲又兼牽義字亦作轄見節南山  
箋

今人以間闕千里為涉歷長塗之稱間闕字本此詩也  
案毛傳間闕設牽也朱傳以為設牽聲聲之義其取於  
轄乎要之車欲行必設牽既行必有聲矣宋董氏曰車  
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闕為聲又為驅馳本諸此  
斯語良然

車牽首章與三章詞指畧相同匪渴忘其飢渴也式飲式食忘其酒肴之不美也惟好友可以燕喜而今之燕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歌舞不必有德皆設為得季女而喜極之詞

示兒編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為明行晦菴以景行為大路博考經傳景訓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為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孫此語當矣

案孝經序疏亦訓景為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王文義  
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義序語未為完善疏之釋序  
必欲與詩義合耳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  
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  
也明也像也光也炤也像義與倣倣相近或可轉為慕  
今之廣韻即唐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載孫愐唐韻  
成於天寶十載二書之出同時豈唐世景字有倣倣之  
訓耶殆非也源謂古人採用經文多歇後語如友于詒

厥之類皆是孝經序正暗用行止意耳行止者則而行之箋云謂則效古先哲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疏申為遠大之行與箋小異而大同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孔疏言孫毓載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遇賢女而後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毛傳亦作慰怨也而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慰安也箋云慰除我心之憂疏云憂除

則心安非異於傳肅言非傳指合孔陸之言觀之可見  
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為馬弟子始以安義釋  
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以前猶安怨兩義並  
行也孔奉敕為詩疏原以毛鄭為主不得不伸鄭而詘  
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慰怨之解後儒莫聞聞亦莫信矣  
源謂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  
與怨近矣凱風傳慰訓怨此傳訓怨字同而義異毛自  
得之師傳豈拘一律乎况怨義與韓詩愠義相合安知

毛傳詩時經文不作愠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  
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仍以惡褒姒結之篇法宜怨孫王  
之說優矣

青蠅

詩三章皆以蠅興讒人初無兩體也集傳分首章為比  
下二章為興劉瑾釋之謂首青蠅對君子下章以對讒  
人故比興不同案斯乃晦菴創立之例詩人之比興元  
不如此

辨詳  
總註

詩言君子無聽則讒人之構亂可知言讒

人罔極則君子之不宜聽可知意固互相備也興者興其意乎抑徒興其詞乎

賓之初筵

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射鄭以為大射後儒說詩者或從毛或從鄭或首章從鄭次章從毛

此崔集注之  
譌古記從之皆考

據禮文以為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間雜引大射燕射之禮源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為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

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一也  
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  
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綱又鄉  
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亦燕射之同於鄉射  
者也則宜以此章為燕射矣然首引大射宿縣之文此  
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射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  
於下鄉射之事也既禮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為鄉射矣  
乃仍蒙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



劉瑾以為參約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彊益遷樂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鄉射禮所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然諸侯大射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宫縣階間妨射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禮略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蓋序引此詩為刺幽王則所言當為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序而以為武公悔過詩則此章乃諸

侯之大射也諸侯燕射不改縣禮文可考也集傳顯與  
乖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為悔  
過而非刺王則所言行諸侯禮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  
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復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  
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上  
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學之議不敢以說出於  
朱子而默不置辨也其以韓詩而譏小序通議辨之允  
當茲不復贅

各奏爾能以下鄭所指祭末之禮有三各奏爾能子孫  
獻尸之禮也手仇入又賓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  
酌彼康爵弟子舉觶之禮朱傳用其獻尸加爵二意而  
康爵二語亦總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為𧇧案𧇧從斗𧇧聲挹也𧇧亦音  
拘從目從大目邪也眊九遇切左右視也從兩目今俗  
本𧇧字左右俱作𧇧𧇧本名公名又加一畫謬矣𧇧又  
作𧇧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注康為安鄭訓康為康而毛義為允朱傳既從毛矣又引或說讀康為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為即坫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之於上也是亢者猶言舉耳

禮疏云  
亢舉也

非圭

之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當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禮記讀康為亢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痛議之見於他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誠不知何意

俾出童殺箋云殺羊之性牝牡有角殺羊黑羊也吳羊  
白夏羊黑爾雅夏羊牡羴牝殺是牝羊黑者名殺說文  
夏羊牡曰殺是黑羊牡者名殺箋又以殺為牝牡之通  
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為黑殺羴音歷又云  
今人以牴殺為白黑羊名然則夏羊牝牡皆名殺也觀  
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於晉又案吳羊之牴猶夏羊  
之殺也爾雅云羊牡羴音墳牝羊羴之華傳亦云牴羊  
而說文玉篇皆以牴為牡羊則吳羊之牝牡猶稱信如郭

所云矣毛據漢初之稱釋詳故與爾雅同鄭據漢末之  
稱釋殺故與爾雅異

毛詩稽古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六

吳江陳啟源撰

魚藻之什

變小雅

魚藻

有頌其首傳云頌大首貌釋文云頌扶云切說文同案  
說文頌大頭也從頁分聲則此詩頌字乃其本音本義  
惟寡字從頌頌訓分賦要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攸

字專之他典特借用頒爾徐氏韻補徑讀頒為布還切而不存舊音疏矣玉篇符云切又音班廣韻亦有三反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芼也次章之芥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之禮以此為興乃興體之不離正意者

玄衮及黼玄衮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毳冕之子男絺冕之孤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萊祖子由之說以為專指上公不如



箋疏之義為允

甯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從水監聲引此詩徐云盧瞰反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從檻字本音然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無音反邢疏云檻濫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欲以何讀案玉篇濫作攬盧瞰反云涌泉也張揖廣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音殷敬順列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邢殆欲從檻讀

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一濫泉正出正出

涌出也注引公羊傳

昭五年

直出釋之此詩檻泉是也一

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注云從上溜下曹風冽彼下泉

是也一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云從旁出也大東有

冽沈泉是也惟一見一否為瀝

音纖

詩所未及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菽維柞之枝有兩

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說文用昨音然當以子洛為正矣

朱傳車臺才洛反綿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

音未當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為連屬之國集傳以為諸侯之臣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循順所以為有功也若朝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稱美哉又左

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

襄十一年

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優游之優本從彳

丑亦反

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慎爾優

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作優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案佩觿集

辨此二字以優為優游優為倡優誠是矣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為優然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併優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別用優字矣又案說文優從人憂聲憂行之和也從又惡聲引詩布政憂憂惡愁也從心從頁徐鉉曰惡見於顏面故從頁優游義亦近和豈後世以憂代惡用因加丩旁於憂以相別繼又因優優形涵遂并優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作優

角弓

駢駢角弓釋文云駢說文作弣火全切案說文弣角弓  
洛陽名弩曰弣烏金反並不引此詩又案說文解解角  
低印便也從艸牛角詩曰駢駢角弓息營切是駢自作  
解不作弣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為弣而誤引與不然  
則唐本說文與有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人所用於古亦應有之  
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弓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

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恐非是飾者以為美觀在既有弓之後耳六材缺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邪爾雅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玼音姚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然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聞用角也又案說文弧木弓也彊都昆切畫弓也弣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弣郭以為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雅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人所用豈唐世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  
義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  
年老人亦將侮已也朱傳曰讒人貪取爵位而不知  
其不勝任於義亦通案杜少陵詩老馬為駒總不  
虛是自嘲其健然雖老年亦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  
之意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然少陵用事特斷  
章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呂記從古甚當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教王以敬老之道也箋云食老者

宜令之飽飲老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鄭此語以釋詩雖驚俗然善悉老人之情態矣老人氣衰不能忍飢亦不能多醉曲體其情斯為敬也為人子者尤不可不讀此箋

獠毛以為獋屬陸疏云獠猴也說文作𦐇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云猴𦐇也廣雅云獠猥親去切獠猴也史記索

隱漢書注引之意皆與陸同樂記注亦釋獋俗誤作獋獠同為

獠猴案獋性靜猴性躁樂記獋雜子女正言侏儒倡優



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靜者矣以獠為猴當是也猿猴  
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為猿屬孔申傳云獠乃猿猴之  
屬非即猿得之矣爾雅郭注云獠亦獠猴之類又云獠  
似獠猴而黃則獠與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相如顏注

云獠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亦作皮可為鞞褥者

唐世以獠皮為鞞褥貴賤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  
不得裹獠毛煖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即此獸也戎音

柔聲之轉耳今獠非獠猴也如淳注引廣雅顏以為非案獠色黃赤

故名金線獠顏語正與郭合埤雅因其說遂以獠獠為

一獸而與猴各釋殆不然也嚴緝云獠即王孫此與元  
恪疏同當以為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  
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獠猴又案獠  
字樂記作獠史記相如傳作獠當以說文變字為正說  
文云從頁已止又其手足徐鉉曰已止皆象形

雨雪瀟瀟見睂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  
能誅小人劉向災異疏引日詩亦同此義蘇氏訓為消  
釋親族之怨因序有九族相怨語也然讒邪擯黜則親

睦自敦怨恨之消釋意足詠之矣呂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集傳從古注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皆以為逸詩而說雄雉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為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即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療也之語欲改菀柳詩甚蹈為甚神恐非闕

疑之道

居以凶矜呂記嚴緝皆解為幽王所以自居與武居婁  
驕之居同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為古人論治亂  
每言夫居見君心之關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旨正  
未必然鄭云王必罪我居我於凶危之地雖淺而寔得  
之解古人語正不必過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辨說云都人士序蓋用緇衣之誤是不然序縱非

子夏作然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  
子之徒與大毛公俱六國人毛公傳詩序尼子作緇衣  
孰先孰後未可知也何知非緇衣用序而必為序用  
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  
經亦往往有之序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  
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數語當是先正遺言序詩  
者與尼子各述所聞著之於書耳又序意是舉古之  
節儉駁今之奢侈朱傳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

之盛美而歎息之義不相同若較論之則序義長也  
觀詩篇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狐裘充耳垂帶卷  
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撮尤儉朴之至也春秋之  
世亂離更有加矣冕弁裘服瓊玉笄珣之儀容載於國  
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  
乎况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聖人立訓之意  
所以為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蕭后之迷煬帝  
宮女之說玄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之所謂有德者必考其實故稱人之美往往舉容服言行而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遂其詞則寔以君子之德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德藏於心行見於事故德必驗之於事也孝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為言雖不及容而服足兼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

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與表記正相合然  
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時也故行尤重焉集  
傳行讀如字周訓鎬京誤矣稱人之美顧畧其所重  
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杜注  
為周意正與毛傳合  
毛云周忠信也况以周為忠信乃詩書之常  
訓何足為異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為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  
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源謂士之稱信可通於



貴賤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為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時諸侯使者草笠而至

注引此詩臺笠

貢

禽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也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為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

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則不應士偏指其賤鄭以士為  
民者徒見序民德歸壹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  
下稱之不專指庶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  
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長民者何  
不可哉

綢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  
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  
見女德之盛耳後儒貪取髮字立說故求巧而反拙

朱傳訓為髮之美既於如字難通嚴緝用解頤新語  
說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為假髻以為  
高髻此亦未然案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對  
士言若如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  
若從鄭說則綢直咏其性行尹吉稱其氏族卷髮美  
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承帶髮之意而咏  
歎之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  
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間於其中何獨不倫邪

況四章五章士言垂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帶而言臺笠緇撮邪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為正孔疏申之以為正直而嘉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為姑其乙切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人見都人貴家之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姑是姓兩家女子一稱其氏一稱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

姓於謚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姑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姑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藥祁之類是也周之盛時必有姑姓之女嫁於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姑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詞猶曰彼大家女子有號為某人者云爾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並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已吉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為是二章綢直三章尹吉皆言性  
行之美也士德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  
章美是人者固宜詳於德矣康成之易傳祇因謂之  
二字不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  
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況幽王時尹為太師蹶為趣馬  
二氏正當盛時其女子之都雅嫺麗豈必不如曩昔而  
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作蘊說文云從草溫聲於粉切引左傳

蘊利生孽積也又滯也詘也俗作蘊易作緼此詩苑結  
及禮運大積焉而不苑皆作苑詩釋文於粉切徐音鬱又  
於既反禮釋文於粉反檜素冠蘊結釋文亦紆粉反當  
以此反為正矣又荀子作宛曰富有天下而無宛財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箋云帶于  
禮自當有餘髮於禮自當有旗可見一衣帶之微一笄  
總之末皆有禮法存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  
恪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

心世教也蘇氏曰古之為容者以其自然而非強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曰自然閒美不假修飾則直為艷體之佳句矣

采綠

小序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時之多怨曠耳征役過時王政之失故復申言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序意釋之曰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韞弓綸繩特託



為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哉况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盛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為後世之永鑑乃區區與一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朱子辨說謂此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駁序與遵序異而誤解序意則同又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頻興室家睽隔民生愁困誰實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子於民竟可秦越視也而元后父母不反為妄語矣乎

藍箋云染草也案其種有五松藍堪染青蓼藍堪染  
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小異蓼藍葉如  
蓼松藍葉如白松馬藍葉如苦蕒其華赤子如蓼則  
一也蓼藍歲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  
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  
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  
為舉近以見遠五日為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為

恨況日月長遠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訓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為言端耳豈實采藍婦乎朱傳曰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遠行而約以五日歸恐無此理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案詹訓多言至乃借也然義出雅傳亦云古矣不誤也朱傳曰詹與瞻同則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記有之

周本紀

然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

字甚多何采藍閼宮二篇獨去目旁哉

韞弓綸繩箋疏以為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時不與之俱  
往此必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探其情而言之  
耳後儒以妨於義改訓為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  
而趣較短少陵新婚別曰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蓋  
本此箋疏義斯善於偷意者與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  
紹先烈周公雖元勲其子孫不及也然穆公之乃心王

室忠貞勞勩尤非桓公所得比驟諫厲王又脫宣王於  
難而以子代之及王立復為之平淮夷城謝邑上能宣  
布王德下能慰安衆心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  
悴國事不敢告勞真無忝厥祖矣故當時既咏其事  
而奕世之後猶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也皇父作都於  
向萊民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闕然使得大臣如  
穆公者董其役則任犂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  
有其期何至大為民患哉此黍苗篇不獨刺王又刺

其大臣也序云人主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指良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為四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去聲牛者駕車之牛在轅中此將

車者事所謂我車也其在轅外者須人在首牽之在旁傍之所謂我牛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為駕馬乎案鄭氏牽傍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罪隸之文詩疏引之有明徵矣焉用更新乎

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

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下平也大原也廣陸也高阜

也大陸陵也大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萊汙即險峭磽确非

樹藝之地原也可食阪也者隰也下三者高下不同皆

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

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謂原隰最

利於人亦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獨詳也故

周禮夏官之屬設

古原字從土從各從录自爾雅變為原而原泉字加水旁為源師

以辨其名而詩人咏之尤多然爾雅有兩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並見於詩異寔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兼言原隰者曰於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昀昀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脊令在原曰至於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膺膺曰度其鮮原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則有泮曰隰有荷華隰有游龍



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杻隰有揚曰隰有  
六駮隰有樹檉曰隰有杞桋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萋楚  
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爾雅兩原隰合而論之曾孫之  
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劉之所度其為可食之原隰無疑  
至皇華喻使臣常棣喻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  
隰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縣詩之周原董荼  
如飴文王之遷豐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立都墾田藝  
穀其所營度相視必非境瘠俗之塲邨唐秦三風及小

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枹楊駸及赤棟

桑谷切即棟可為車輜

俱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

苓枸櫞

杞可入藥棧栗有實

可啗亦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干耦聚而耘焉此六

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之原禽鳥所棲六

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

衛隰則有泮

鄭讀為畔

其中必瀦水鄭之荷花游龍水草也

檜之羊桃

即莢楚

蔓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

已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桑麻之利如君子在野而能著蔭庇之功周雖衰尚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棄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雖然隰桑詩音節略與風雨同使編入國風朱子定以為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為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

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他詩遐瑕二字然鄭先注記  
後箋詩箋詩時往往改其前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執其  
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其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  
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  
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  
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末引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謂  
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

義略同故引以為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  
說不知鄭本訓謂為勤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  
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  
呂千餘年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  
箋意也鄭訓謂為勤勤與勞同義釋詁勞謂皆訓勤論語言愛  
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則必勞來之鄭應用孔說詩言愛之則  
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  
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玄王肅皆訓藏為善

鄭說見箋王說見表記疏然詩釋文

云藏王才郎反則肅不訓善與禮記同意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

蓋古止有藏字後人

始加草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訓為善也然臧字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恒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答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序以此詩為周人作正如小弁詩是太子傳作耳朱傳

指為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瀝池北流傳云瀝流貌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說文作

澍云水流貌皆不以瀝池為水名水經注云瀝池水出

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

注鎬字皆作鄣

則實有瀝池之水矣案

豐在西鎬在東瀝池在鎬西正豐鎬之間也後人因箋

語遂取水之在豐鎬間而北流者名之以瀝池云爾凡

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詩曰

凝流貌而世傳以為水名蓋亦同鄙意

鷺似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禿鷺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鬪  
脯脩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近世本草綱目據景煥  
閒談及環氏吳紀謂海鳥爰居即此禽誤矣禿鷺咏於  
詩又人所嘗見臧文仲聞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取陰陽相下義義本爾雅又與易男下女意  
相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徵者也朱子宗橫渠之說以  
不失其常釋之



繇蠻

辨說譏繇蠻序近世郝仲輿敬駁其誤至詳確矣

說見通義

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為鳥言不成文義尤為篤論案詩之託為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荼云予羽云予尾以為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教誨車載豈鳥之所望於人哉

毛傳云繇蠻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云繇蠻文貌語雖小異其為貌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為鳥聲本於劉執中

彞殆臆說也案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睍曰  
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  
者惟葛覃出車兩詩俱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鳴不言如  
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意喈喈而外更無  
可擬似矣

未事而教之事至而誨之鄭因經教誨異文故為此分  
釋耳其實教誨一義也序云飲食教載則言教而誨在  
其中矣

瓠葉

瓠葉後序言幽王棄禮故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華谷  
申之以為觀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  
簡儉之意似矣然類弁詩言王有旨酒嘉肴不以宴其  
親族則與此序意正相合也况賓之初筵刺其沈湎淫  
佚非刺其奢也蓋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耳至於  
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時惟有載  
號載呶亂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畏

而不欲行也賓筵詩刺其越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越禮則廢禮愈甚牲牢雍餼所以行禮也宜其不肯用矣後序之言詎為過乎

瓠壺同類而微別瓠形長壺體圜也豳風斷壺落其實也小雅瓠葉烹其葉也一為農夫之食一為庶人之菜其用等耳孔疏引七月以證瓠葉云彼雖壺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

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耳然可以觀禮焉為酒本以燕

賓先與父兄室人酌而嘗之親親也用瓠菹儉也賓至  
加以兔羞備獻酢醕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箋謂  
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夫飲酒所以  
行禮庶人能行禮故稱君子彼醉而伐德者小人而  
已矣案古者教民必以德行道藝故庶人皆知禮有士  
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序云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召

之華序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何草不黃序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三序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春秋之世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邢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僖四年賴齊晉之霸稍攘除之幽王時正其蠢動之初與然周之一代寔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以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獫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

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鎬翟人侵岐又敗於  
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太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獫  
狁蠻荆徐夷淮戎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底定  
然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逮驪山禍  
作而周轍遂東矣蓋三代以前戎狄錯處中華故為患  
最劇孔安國書傳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  
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狄始錯處中國則未必然  
案禹貢淮夷嵎夷島夷萊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

后稷子不密竄徙戎狄即豳地也此皆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朴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處其間如今楚粵箐峒中有蠻獠耳乘諸夏之式微時出為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咏是也無王者則狼噬豕突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莒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都於雍其被戎患亦略同秦大丘大雒之族沒於西戎秦仲復為戎所殺子莊



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又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秦獨當之矣三詩序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關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與亡之故不在戎矣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

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為戎

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為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為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為戎狄叛下二句為荆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指况經止言東征

序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峻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灰白蹟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烝進涉水波蓋以此為將雨之兆也橫渠以此為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為再雨之徵謂烝性負塗雖有白蹟而不見因久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於畢雨徵又見此苦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

殊朱傳以承月為將雨之驗既從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太巧不若毛之平承雖負塗然謂潦水濯之方見白蹟則穿鑿之見也

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為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離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則未敢信也又嘗為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此英

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則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於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漉音鹿義网滲也

漉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入之即雨噫此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為器有二見小雅月全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為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

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為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並不云用以取魚且又网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諸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越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為感召洪範鄭註謂雨水也為金妃畢乃西宮之宿從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义网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义网時天上無畢宿邪即有之而不好雨邪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

為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註其說

皆然不可易也

孫炎謂以同名畢郭璞謂以畢名四星疏是郭

今反謂畢星名

義取諸魚罔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遂不敢致疑故辨之如此

茗之華

詩有茗之華爾雅有茗陵茗神堯本經中品有紫歲郭景純見本草紫歲亦名陵茗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茗華為陵茗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

所云當為一草無疑矣其貌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  
釋鄭箋有紫赤而蕃之稱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赤葉青  
之說其別名曰藁

音標

曰芡見爾雅芡華陵時瞿陵見本

草鼠尾見陸疏其以為為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  
誤也顯慶中蘇恭修本草始以紫葳為凌霄後之注本  
草者率沿其說然未有引以釋詩之茗華者而朱傳始  
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  
疏之說謂茗華有黃紫白紫今凌霄花面赤背黃無紫

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皂沐髮即黑本草  
經所言亦合凌霄花葉俱無染皂之用不類二也陸疏  
言苕華恒生于下濕本草經亦言生下濕水中故陳風  
旨苕生於邱丘則陸疏別釋為苕饒今凌霄別宜於燥土  
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又陶氏別錄注  
引博物志云鄭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以為奇異今  
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為奇異哉案箋疏言苕華紫赤則  
芸黃為衰落之色若凌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華之



盛不可喻時之衰也故朱傳別取附物而生雖榮不久  
為說夫華之榮謝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  
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僅云不  
久乎取喻殊失寔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淆學所以重  
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時為鼠尾草因茗華陸疏有鼠尾之名  
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烏草即爾雅之勤鼠尾也郭  
注言其可以染卓別錄言其生乎澤中蜀圖經言下濕

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以染皂此與陸疏之說茗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真言有赤白二種為稍異然較之凌霄猶為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罽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紛耳

心之為明堂猶房之為天駟營室之為天廟取象於人事為星之別名耳董氏適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

沒而望於魚笥中其能乎

語見呂記

此謬矣心即明堂又出

在明堂乎且天星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畱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云不久豈必謂將沒時乎

### 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箋云玄赤黑色草芽蘖者將生必玄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彛直以為黑腐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既黃而玄則從劉也然草之朽腐黑而已豈復兼赤乎案玄與黑不同周禮鐘氏注以為緌緇之間是也燕

名玄鳥正以其羽色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尚玄亦取草木牙蘖之色以草玄為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毛詩稽古編卷十六